

合肥文字

文字是一种纪念

他从来未曾远去

过一种有目标的生活

读出来的各种滋味

这个春天，那片湖

记忆和现实的距离

刘政屏 / 主编

WENZI SHI
YIZHONG JIN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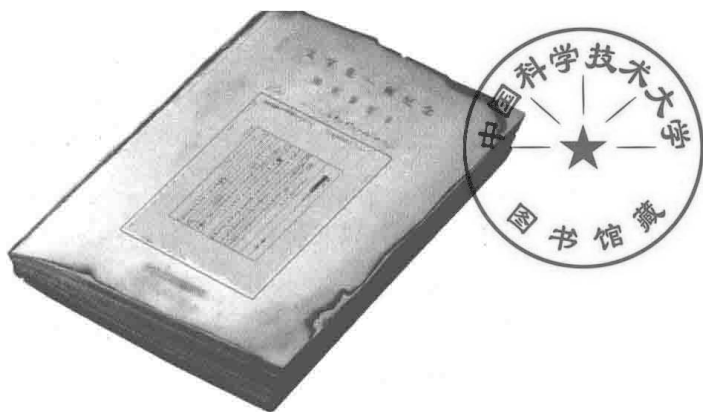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合肥文字

文字是一种纪念

刘政屏 / 主编

WENZI SHI
YIZHONG JINIA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字是一种纪念/刘政屏主编.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4

(合肥文字系列)

ISBN 978-7-5396-6316-6

I. ①文…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30542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韩 露

装帧设计: 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4235059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6.2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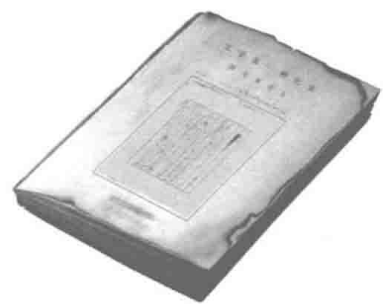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合肥文字 文字是一种纪念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WENZI SHI
YIZHONG JINIAN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面的话

《文字是一种纪念》是“合肥文字”系列丛书的第四本，创意策划阶段还是在 2016 年的秋天，而 2016 年 10 月 19 日是鲁迅先生逝世八十周年纪念日，因此“文字是一种纪念”应该是对鲁迅先生说的，本书的第一部分“他从来未曾远去”也是一组有关先生的文字。其实这样的文字太多了，如何写出真情和新意有些难度，好在还是有一批鲁迅先生的铁粉，因此这么一组文字还是有些特色值得一看的。

“过一种有目标的生活”无疑是一种境界，无论你是谁，身处何处，因为有明确的目标，你就会感觉充实和自信，感受到一些人们经常挂在嘴边却往往并不是很清楚的生命的意义。

读什么书，什么人读书，结果自然是不一样的。而“读出来的各种滋味”里收录的便是不同年龄、性别和职业的人们读书时生发出的各种触动和联想，既是阅读的痕迹，更是思想的火花，于己于人都是一件有益的事。

无论是出游还是面对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有一些见识和感慨是自然的，如果将它们述诸于文字和大家分享，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当然前提一定是要真实，真情实感。“这个春天，那片湖”“记忆与现实的距离”这两个章节里收录的，就是这样一些文字。

其实不管是怎样的文字，对于自己的人生来说，都是一种记录和纪念，因而“文字是一种纪念”这句话，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说的。

他从来未曾远去

刘政屏:有关鲁迅的一些断想 / 003

马丽春:和鲁迅先生的一点缘分 / 005

程耀恺:我是鲁迷 / 012

王张应:另外一个鲁迅 / 016

夏业柱:鲁迅的骨头 / 020

常 河:认识陈丹青,先看他对鲁迅和木心的态度 / 023

刘邦宁:那一份深沉的温情——读鲁迅写给母亲的信 / 027

敏 夫:我集《呐喊》版本 / 034

过一种有目标的生活

许 辉:过一种有目标的生活 / 039

许若齐:我家就在岸上住 / 042

何素平:赤阑桥边的声音 LOGO / 045

张建春:村庄不言(外二篇) / 048

姚 云:中秋在西湖边发呆 / 055

王维红:徽州归来(外一篇) / 058

市 桐:浮槎往来天上人间(外二篇) / 065

吴 玲：食笋 / 071

叶 纯：远离风口（外一篇） / 074

黄丹丹：双城记 / 077

读出来的各种滋味

许春樵：文人利益的相对性 / 081

刘政屏：真不是滋味 / 084

许若齐：赠书 / 087

程耀恺：向塞尚致敬（外一篇） / 090

王张应：有个女子名叫芸——读《浮生六记》 / 101

李学军：符离之恋 / 107

市 桐：笔下人物贵在真——读《耕堂文录十种》 / 115

刘学升：对老北京城难以消弭的怀念 / 118

吴 玲：姓名风雅 / 121

刘爱克：从威尔斯《时间机器》说起（人类的分化、异化与进化） / 125

这个春天，那片湖

姚 云：这个春天，那片湖 / 139

刘政屏：洪泽湖的记忆 / 145

董 静：六游洪泽湖 / 147

王维红：芦花白 芦花美 / 151

杨修文：洪泽湖湿地的对话 / 155

李海燕：洪泽湖纪行 / 160

吴 玲：在八月之末想起在洪泽湖夜晚的漫步（组诗） / 169

张建春：紫蓬山另侧 / 173

君 娃：云自无心（外一篇） / 175

杨立新：湖边，吃鱼（外三篇） / 180

记忆和现实的距离

苏 北：慕汪堂随笔（七则） / 191

苗秀侠：因为爱情 / 204

董 静：俺家那口子 / 206

阿 兰：追风的人（外一篇） / 209

黄丹丹：致我们终究逝去的村庄（外一篇） / 215

袁 平：逼债（外一篇） / 222

刘学升：灵性龙川（外一篇） / 230

张建春：爷爷的梨园 / 235

杨修文：母亲的前尘往事 / 238

姚 云：哪怕忘了我们也好 / 250

他从来未曾远去



●刘政屏

有关鲁迅的一些断想

毋庸讳言,我知道鲁迅先生,阅读他的作品,是从那个十年开始的,尽管当时推崇的作家不止鲁迅先生一个人,但真正能够吸引我、让我着迷的并不多。鲁迅先生是那个年代仅存的绿洲,因此不管掌握话语权者出于何种目的和动机,大家可以堂而皇之地阅读鲁迅作品,无疑是一件意义巨大的事情,因为鲁迅这块“绿洲”是处于一片无边无际的沙漠之中的。因此我感觉任何脱离时代背景的议论和评判都是不准确甚至可笑的。

关于鲁迅作品被有目的地选择、删节和曲解,我感觉也是在所难免的。实际上但凡著名的作家都难免遭遇这样的命运,这是人性决定的问题,一切为我所用,一切都是工具。当然不能否认有理解角度的问题,不同的人对一部作品的理解可能各不相同甚至千奇百怪,都是正常的。小的时候看到的鲁迅作品大多是面目不全的,所幸这样的局面很快得到改变,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能理解,能够读到足本的作品也是一种幸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鲁迅全集》,其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作品的收集、版本的权威性乃至版式,都是一流的。但是很多人可能会忽视它的学术价值,无论是每篇作品的注释,还是第十六卷“附录”里的“鲁迅著译年表”和“全集注释索引”,都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有一段时间,我对“索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在那里会有很多的历史掌故、文史资料和名人简介,而这些内容在当时还是难得一见的。当然,现在再看,其中

的有些文字是有问题的,但它的历史价值却因此凸显,读起来自然又是一番感慨。

读鲁迅作品的人可能会将更多的关注点集中在《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等二十几部鲁迅先生生前编辑出版的作品集上,对于《鲁迅全集》里《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续编》这样的先生逝世后编辑的新集子可能关注得不多。实际上这些集子里的一些文字不但有趣而且生动,展现出鲁迅先生的另一面。那些被一时忘却和忽略了的大小文章,如今读起来也是别有意味,还有那些有关书刊的广告介绍什么的,也是如此。

因为独特的历史原因,有关鲁迅研究的图书很多,各种观点各种角度的都有,内容显然也是参差不齐的,但其中有价值有意思的也不在少数,有时候读一读这样的书,不但能读出政治和历史,也能够读出学养和个性,当然也能读出平庸、荒谬和心机。傍着鲁迅、吃鲁迅饭曾经是条捷径,一些人觉得开口不说鲁迅,不与鲁迅拉上一点关系似乎就是落后和没面子,这与现在一些感觉不谩骂、挤对几句鲁迅似乎显得不够前卫时尚的人一样,都是投机的小人。

我们现在再读鲁迅,首先自己应该调整好心态。一位有思想的作家,一个有个性的男人,在那样一个时代,在那样一个环境,写出这样的一些书,我们既不要在心里预设一些判断(崇拜或者抵触),也无须太过功利(期望值过高)。当然,收获一定会有的,而且大多是意料之外的,如果说读一部好作品可以收获一些美好、感动和思想的话,那么读鲁迅先生的书,还会收获到一份冷静和骨气。这无疑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做人还是最重要的。

●马丽春

和鲁迅先生的一点缘分

台湾有个老先生，喜欢称我“女鲁迅”。他在信里这样说，跟别人这样说，文章里也是这样说。

这老先生今年九十了，我已一年多没接到他的电话，看来他离上帝召唤他的时间已不远。而他还有十篇文章存在我电脑里，指望我再帮他出本书呢。这个美好愿望，也许不太可能实现了。

鲁迅先生如果看到这一景象，恐怕会忍不住笑着坐起来写上一篇文章，嘲笑这种“出书瘾”。因为这老先生拿一本接一本出书的方式来度过他漫长而无趣的退休生活。

那人称我“女鲁迅”有什么根据呢？按鲁迅的对头冤家胡适之的说法，有一分证据只能说一分话，那他的证据大约有三：一是我和鲁迅一样都是浙江人，不过他是绍兴人我是永康人，两地还是有些距离的，说的话也是完全听不懂的；二是我和鲁迅一样都学过医，我还当过医生，而鲁迅先生只学到解剖课为止；三是鲁迅先生写杂文，我也写过杂文，我的行文和语调中还有点鲁迅腔。这三条证据现在看来，一条都不过硬，适之先生是不会承认的。不过，如果只是开开玩笑，也未尝不可以，反正加双引号了嘛。权当一个老人的昏话好了，反正我也不认可。

但这个先生是鲁迅先生的超级粉丝。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做一个“鲁粉”是要杀头的。而他也曾差点以为保不住头了，后来混进媒体里，他觉得

最好的自我保护方法便是当记者。他做记者做得很疯狂,还一度做过经国先生大公子蒋孝文的保镖,可见他的智商也还是不低的。后来两岸关系解冻了,他这个一颗红心的台湾记者,便开始频繁穿梭于两岸,还十余次和大陆朋友合作出书,而出书的所有费用都是由他一肩扛起。他也没有钱,有钱时大手大脚,没钱时想办法筹措,甚至还找当兵时的老长官,找曾经的采访对象国民党大佬吴伯雄,找能找到的所有人物,让他们提供赞助。如果实在没有钱,那就先欠着。他每个月都会从他那可可怜的老兵补助金(台币一万三,合人民币两千多)里扣一笔下来。2013年,他八十多了还想为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写个续篇,开头先写四万字寄来让我过目,经我一番鼓励,趁热打铁,后来又在半个月內拉到十一万字——这个速度让我惊讶。他写的续篇叫《现代阿Q》,为了节约他的费用,我帮他在合肥印了五百本书。书的设计是我们俩合作商议的,书名是他委托我题写的。我曾为他写过三本书的书名,为他的书写过好几篇序。这五百本书,现在我手上大约还剩有几本。记得他当时回台湾时只带走五十本,多的他也带不动,现在他手里,恐怕也不会多了。

这么一个鲁迅迷,在台湾,大约也是不多见的吧?大陆“鲁粉”虽然多,可是能给鲁迅小说写续篇的,也不会太多,至少我是闻所未闻。吃鲁迅饭的研究者,大陆倒是一直不缺乏,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很红火很时髦的一个工作。当然,有人也许和那个老记者一样,是为了保护自己,才吃鲁迅饭的。更有的,只是为了骗点稿费吧?当然说骗,也有点阴。没人写文章是为了骗稿费。但为了生存,拿鲁迅做文章的,的确大有人在。比如鲁迅大弟周作人先生,在和鲁迅断了往来十余年后,为了吃饭问题,也为了保护自己,也曾一篇接一篇炮制那些“我认识的鲁迅的故家”之类文章。我有一阵子买他的书反复读他如何写鲁迅,也想看出他的真实情感出来,可他的文字始终很克制,让我有点小失望。吃鲁迅饭的人我生活中也碰到过。我的一个也算沾亲带故的老朋友,他当年研究的课题便是鲁迅。我还从他家借过几本鲁迅的书。这些书如今早都发黄了,还在我家里。什么时候找个机会还得去

还书。

我自己的藏书中,和鲁迅有关的书是分量较重的一类。我有全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还有二十几本鲁迅的书或和鲁迅研究有关的书。三年前有人向我讨一张长卷水墨山水画,买上《鲁迅全集》送给我。三年过后,我也没看完这十八卷本的书,想想也很不安。既然那么喜欢读鲁迅,为什么不一气读完他呢?没法一气读完,你们都懂。手头新书不断是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写字画画的人,技术层面的书也是必须不断啃的。读鲁迅毕竟是爱好,紧迫性不大。何况,光阅读他的书信和日记就很庞大了。这里面的信息量很大。读这样的书和读传记读小说不一样,必须缓读细读,有时还要串起来读。有时读他的书信读到某个人了,我又要去跳着找这个人的相关资料来读。这样,有时又打乱了读书的步骤。一放下就会放下很长时间。读读停停,停停读读,这就是我读《鲁迅全集》始终没法读完的原因。但他的散文和小说,我倒是常会挑上半天,好好读他几篇。不久前便用一个下午的光阴重读鲁迅。那半天我重读了《父亲的病》《伤逝》《兄弟》《孔乙己》等名篇,感觉真的很过瘾。感谢鲁迅,让我对语言有了新认识。鲁迅的文字是简洁而有力量的。他天性中的诙谐在文字中不动声色地埋伏着。而他对问题认识的精准度则让你倒吸一口凉气。当医生必须有鲁迅这样的认识。一个病人坐到你面前,容不得你迷茫和犹豫。我这个郎中虽然不看病久矣,但看到鲁迅先生写他父亲的病,写那些中医,却还是会忍不住大笑起来。嘿嘿,这样去写中医才是好文字。郎中们别生气,鲁迅也并不是真的在攻击中医,无非是借他父亲的病说他眼中的中医吧。何况,中医也有看不好病的,也有装神弄鬼的,到现在,也还一样。

《鲁迅全集》我只能算“断续在读”。什么时候能看完,我也不知道。而别的写鲁迅的书,我有不少是读得飞快的。比如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郁达夫《回忆鲁迅》、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稿本、周令飞主编赵瑜撰文的《鲁迅影像故事》、内山完造《我的朋友鲁迅》、孔海珠《鲁迅——最后的告别》、陈丹青《笑谈大先生》、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台静农《酒旗风暖》、姚克《坐

忘斋新旧录》，这些书都是一气看完的。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则是在网上看完的。这书我现在想买却买不到了。周作人写鲁迅的书，我差不多也是一气看完的。记得先买的是《知堂回想录》，后来又买别的书，也是为了看看他笔下的鲁迅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有时看不过瘾，又到网上扒。记得有一天，我一个下午都在看网友写的周氏兄弟。对于周氏兄弟失和这件事，我差不多也能算半个专家了。至于钱理群写鲁迅的书我也有，但不是太喜欢。还有那些和学术扯到一起的书，只要是号称研究鲁迅的，我虽然也买也看，但总觉得不如看他朋友写他的书来得过瘾。许广平写鲁迅，远不如萧红写的让我感动。姚克那本书我是不久前买的，从鲁迅书信和日记那边顺藤摸瓜摸过来，先是百度姚克君，然后再买他的这本小书。虽然书里写到鲁迅的只有两篇文章，可那是“文革”时期，他在香港写的鲁迅，时隔几十年，鲁迅在内地已成了一个政治符号，可他写鲁迅，从最初印象写起，写到他见的最后一面，文字始终是那么老实。这么一个写作态度，让我对姚克肃然起敬。至于台静农，这位鲁迅最著名的学生，他写鲁迅也只有三两篇，有的还是序，自然不过瘾，但若想到，台静农去台湾后，一直是别人靶上的目标，他自然不敢写文章，尤其是和鲁迅沾边的文章，他只好改写字——写字练书法总归没有风险吧？晚年台静农以书法闻名台湾，这也是他意外的收获。就像沈从文新中国成立后不写小说改到故宫博物院做文物研究一样，都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但他们的生命，却因此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完整和绽放。

去年我还买过一本和鲁迅有关的书，一直放在我床头。那便是杨永德、杨宁父子俩编著的《鲁迅最后十二年与美术》。这书我看得也很慢。这杨氏父子是画家。他们编这本书也下了不少功夫，编得还是很像样的。我偶尔想起，会从床头一堆书中把它艰难翻出来，再读上几页。过一阵子，有新书放到床头上来了，这本书便又沉寂了下去。于是，这书的命运便和《鲁迅全集》一样，始终处于“断续在读”状态。何时看完，我也不知道。

因为喜欢鲁迅先生的字，我今年又买了一本《鲁迅作品》。这本作品集倒是一会儿就翻完了。因为那些作品都是鲁迅先生的字。我偶尔也会写上